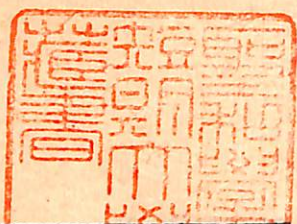




張右史文集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論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
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
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
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
也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為誠率是
道而克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

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
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
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
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
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虜也與之較理
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克恃蓋將亡也是其
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
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
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礼終始不衰豈不

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
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
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
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
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
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
或能問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惡載之
甚誅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
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

之号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
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
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
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
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
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
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

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
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
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
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
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
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
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
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
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

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
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
為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強
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
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
之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
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
己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己索之氣既弊之力
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

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
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
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
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礪嬰兒則賁育在旁
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
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
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

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

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特救無知之君何獨于勅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矣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婦之提

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而不已則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

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為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

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
宣帝誰為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
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
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
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
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
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也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慈、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

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
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
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
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
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
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
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
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為長者
而用之則世之可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

奔蹏不可也求其無奔蹏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

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婁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盖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奔蹏不可也求其無奔蹏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也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

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婁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盖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鮮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鱸之蛆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

畏百司庶府非不惧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合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為敵也郭

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
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
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耻于其心而不忍為
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
所以愧耻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
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
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
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
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

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
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
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
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
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心生矣故為國之
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
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
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
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

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
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
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耻于其心而不忍為
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
所以愧耻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
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
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
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
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

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
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
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
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
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心生矣故為國之
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
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
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
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

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
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
矯激者安能真為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
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
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者而後可矣
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
天下之清議故也党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
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
曰仁者必有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

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
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
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
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辯也夫以無所
用之德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害文之以禮樂
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
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為
國者蓋察諸此矣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
以匹夫之小數何也被其心甘為理屈不肯
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
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
祖苟一時之便偽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
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
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賈高之亂繼踵而
起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
安史健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

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
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
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
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
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常思其故讀史思
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
知李郭之優劣孟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
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
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

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
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
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
而田承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歟此于服人之
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
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
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

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
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武周二君之誠孰愈余
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
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
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
尚儉彼身衣弋絺足履草屨集書囊為殿惟
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
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慨古昔語
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

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誠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余謂或有之高宗之淫昏辱暗又內為悍妻所制外聚群小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

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慧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言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參以義而其蹈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二首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朝憲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

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為多稹勢已窮覺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教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為慮蓋已疎矣德裕惡牛僧孺

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減而慷慨又
構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
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怒僧孺由此遂竄
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故
一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言
為妙矣此義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
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義塞耳目是
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

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
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
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
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
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
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
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
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林
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草

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閹門之內干戈礮鉞未嘗絕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為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論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

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余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保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

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

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于審

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
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
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
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曰號為
正諫哖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
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將梁霸旅不偶亦
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

之情唯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
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
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
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于
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此其心似不忍
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
亦自以慕蔣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趙充國論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

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
決其取之也又外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
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
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
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
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于功名而不肯為
微幸之利而其術本于觀時非吾之所能
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
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

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
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
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
道也充國救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
亂其腹心培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
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
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
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
強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漢

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
而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
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
頡利于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
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
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
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于弱
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
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

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
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遂
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
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
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
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
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
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為也故
克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家至百計蹙取
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
也

陳湯論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
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
危徼幸生事夷狄一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
訾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
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
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

之蒙衛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
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
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
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
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
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
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
從而賞之愈于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
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

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
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車
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車于者幾人終漢之
世獨一陳湯得車于耳其不可以常徵幸而
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
今曰有能矯制斬車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
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
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
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

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

諸將百計論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職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苟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閭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說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

是以當帝之心是帝于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

然絳侯吹簫之竊民其驍武勇驚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邴吉論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謹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

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徵幸
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徵幸以得譽
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
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
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
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
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
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
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

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
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祁吉脫宣帝于
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欣
夫冒徵幸之禍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
獨為祁丞相恨也

衛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成功勲而
不足于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

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工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成霸能之而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于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願不重耶

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推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荐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藉福之歡而為決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于持重遠見之

士廣之所為天下之乾勇者好之其明者未
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
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
者子儀皆苦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
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
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
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彼獨稱大將軍以
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
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王導

余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
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
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
以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
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卑而有所恃必敢鬪
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鬪而不
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
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

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維恃其餘
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
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
權既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
仰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
曰小國敢闢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
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強
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止何
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

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
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
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
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
夷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
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
不畏勞苦徃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
也而導顧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
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

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而為保國之計苟無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倔強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凌夷其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于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徵事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穢之

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屬嗟
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
以賢不肖皆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
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
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奩不能用桓範之
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
優游卓之守塢奩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徵幸
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
悲也夫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
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
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
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
德為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
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
有小不善于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
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

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
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
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
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
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仁賢君子之名而
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為姦者反依之
以為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
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
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
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
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
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
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
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
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
于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于大義而其感慨

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
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
豪俠立節無如此時為宜斬莽使脫寬于死
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
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
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咸畏
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
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
郭解冀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于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
起于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已
者宜若怠情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
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鳴
呼怠情而無志不猶愈于禍歟吾知量力之
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
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
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

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
為此天下之純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
使中人之才其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
之畏愛曰吾將舉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
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
曰不可以謂德不及于聖人耶不猶愈于敗
乎夫烏獲之力至千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
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臂絕而死此
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灾有勸子產

使邊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
以免灾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
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
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
能定遷則其患將甚于安坐而待患歟蓋子
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
以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
也余讀書至此未常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
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

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
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
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
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
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
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
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
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
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
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為之
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非不動而好之
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
故罪至于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為恩而鄉
閭之國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
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
為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憖然而已

我彼誠以為事至于可以不為而無我責而
我僂然求為之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
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
後為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
然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恒弑其
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
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強也門人有以謂報
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
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

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
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
以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
天為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
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
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
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
魯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為賢
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

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
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
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礼亂世敗俗而已矣夫
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
之中人不免干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
者如必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
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
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
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而

求自便也不強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捨
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為而
為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
之愚者常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
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
則夫子之道為不可易也

應侯論

范睢改姓名為張
祿相秦封應侯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
范睢困苦展轉既瀕于死其求報于魏也切

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
之也慎重審周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說之
士徵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數
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
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
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
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自顧其權
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
而逐之則雖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

哉太史公乃序雖事如此乃言雖之始見秦
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
何言之誤耶且雖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
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
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
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
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
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
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

之親非獨取患于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
睢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
其為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一而圖
之何所不可而遽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
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
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
殺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楊
子曰子長多愛一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
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
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闘蓋凡所以養生者非
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
世困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起之
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
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
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
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

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
害有賤丈夫為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
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
惡草以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
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
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
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
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
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伏其民而和

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
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
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
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
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
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然常若不可以
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
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天下後世天下已定
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情毒之志乃始

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
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
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
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
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
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閭文不得
一然則起之才豈淺者耶及曰文為之言

至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
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
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
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至少國
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
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
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
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屬

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
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
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
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
載書叙群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
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
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
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
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

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
夫衆情友例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
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
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
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
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
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
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
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

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六

論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容犯儀逃于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一日之心不同

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縱
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
下嘗見為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橫雖足以
解約然合散未可必以張儀之蔽也縱者不
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
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
亦不敢陳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強
其所不親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
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

之可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為
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
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必間之而後可
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
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竟以免故
縱橫危道也嘗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
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
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搽不可
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

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秉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平勃論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藉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

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恒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之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

鄒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
北軍又不敢倡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
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
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
于遇盜而使之素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
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
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

也而猶區

區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
而傍徨于處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々安

坐而肆其所為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
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
爭天下謀項藉而怯于此也蓋嘗為之深思
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
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
之與項藉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項藉也
特徵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出于
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
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

石城志卷之六
四
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
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
馳騁徵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
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
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
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
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
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
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

力非不能遠也惴々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
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
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于吾
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
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
之計也

樂毅論

余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
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

之心不止于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
以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為
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欤毅戰國之
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
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
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
士馳說以于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
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
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欤且毅將燕師一戰而

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
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
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賴
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樂毅之
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
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
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
有意而于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臨淄
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

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為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迂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悍然而不信蓋言至于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時必有以不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

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穎考叔為一言于飲
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
疾之意為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
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
告之以礼樂孝悌而不愉者然退而視其所
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
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
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辯折而服之矣
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為

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
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
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
于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
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為高帝者雖非
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
以據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
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
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

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為智歟故折人于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于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余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切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

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鄴商紂侯之
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者其心不能
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
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
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
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
有所不說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
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田橫論

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
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
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
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
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睦親黨然少不
得志出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畜積未嘗不
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蓋亦如
田橫之所耻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群雄取
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

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
故快之以就北面乃其所甚耻而禍亂起于
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
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
之所以存者幸也余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
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
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去不息而
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
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庸敏裸將于京
商士從之矣而况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
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民下惟民歸
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
興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耻囚虜以至
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独患無身耳
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故有所會以故
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至也漢自高

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臧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

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搯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

勸高祖并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
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
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
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
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
手為虜而不耻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
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况南面稱王
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為人之下哉
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于雲

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
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
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
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
之衡虎食衡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
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
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
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
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

石渠寶笈卷五十六
十一
為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
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
不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
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為我亡楚也非為至
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
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
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
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
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
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
故余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
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
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
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
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
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

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
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為
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
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
鞭所忻慕焉迂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
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迂言

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
否未可知而迂猶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
幾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
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
之不援已于禍而拳拳于晏子迂亦淺矣迂
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
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

不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于期自殺以頭遺荆
朝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羸既進朱
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于期
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叔以浮詞以首
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
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為不
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
如聶政荊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現
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

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
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
書而迂叙聶政荊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
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
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
也

裴守真論

先王之礼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
者其初未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

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礼樂之際齊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汙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急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礼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礼尽滅高祖撥天下之乱廢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

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臧裂之具而漢之礼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徇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為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礼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面以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

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戾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画房闥之玩仙美鬼怪可駭之物雕常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超于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瞽俗相扇而不知耻也可勝嘆

哉
韓愈論
韓愈論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列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慢之風亂以羌胡悍魯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眾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

談中已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
是愈之才有見于賢聖之文而後如此其在
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
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
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
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
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
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

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々異同而無所歸而
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
事畢矣礼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
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々則原于天論至
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
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實知之
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
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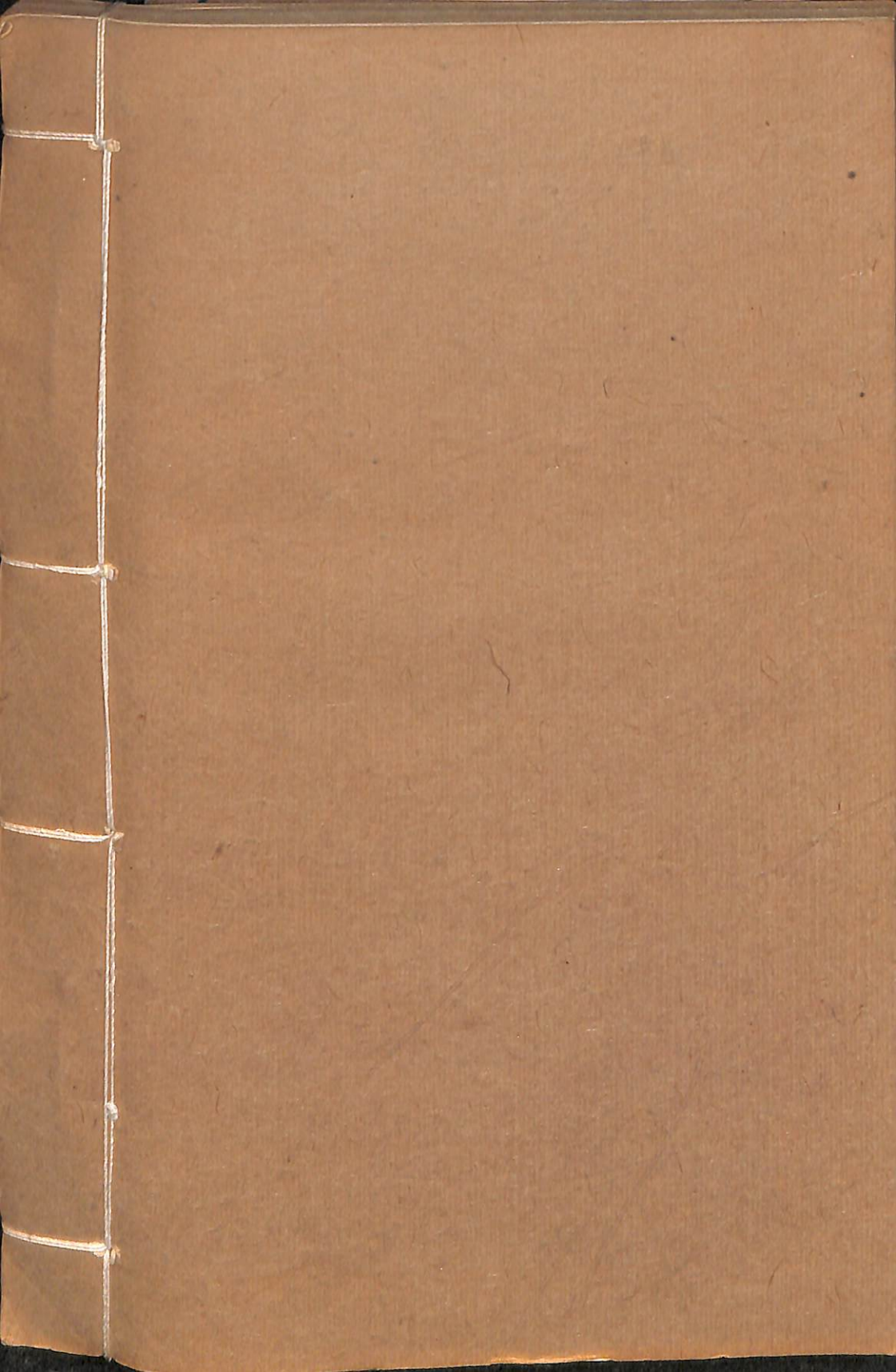
夫愈於數萬石者其能自給者不復計其
 兵隨之非直曰兵也曰兵也少則兵少
 千兵而兵少未嘗計一而曰兵隨之
 數萬石隨直而出千石隨直而天隨之
 軍軍未出樂所出而隨之而出千石
 而直之隨之而直之而直之而直之而
 而直之而直之而直之而直之而直之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六

第25259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4
 11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唐



人のためならず

定価=360円

、34歳。中肉中背ながら苦味ば
子。職業は何と泥棒、それも超
である。——今野真弓、27歳。
たり可愛い女。考えるのはあま
いしが、警視庁捜査一課のバリ
の奇妙なコンビ、なぜか仲睦
のである。
散した泥棒亭主と、そそっか
という主人公を得て、赤川次
胃する都会派ユーモア推理。